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四

吳沈欽韓學

僖公廿五年杜預曰陳杜預云子玉稱人臣告捕此亦賤楚而累其辭耳至桓

文之伯歌楚日駸駸志凌上國聖人亦不能不隨時事而詳其名位春秋

之法大易消長之幾也

公會衛子其慶孫覺曰衛侯稱子衛文公卒未踰年也惠之杜預既葬除

去之邪說于此而窮故作遁詞按預以傳言脩衛文公之好故借之述父之志

夫述父之志美事也何以反稱子則之降名書子以善之以降名為善則祀

勝之降爵為子寧是有善可稱其支吾閃覓不過欲護其短去之說耳

按白虎通云父歿稱子其者屈于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元尊之漸也踰年

稱子者緣氏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

年即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
以上公羊家義又必禮疏準左傳義法虞亮而嗣子即位凡有二時一是
始者即適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即一國正西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于
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為諸侯之位是三傳諸家均云既葬除喪之事也
戰于阪泉之北史記正義括地志阪泉今名黃帝泉在妫州懷戎縣東出
五里至涿鹿東北與涿水合方輿紀要妫川在延慶州今屬宣化府東十五里志
云即古之阪泉太平御覽九歸藏曰昔黃帝與炎神爭鬪涿鹿之野
將戰蓋于巫咸巫咸曰果哉而有咎帝王世紀曰有神農氏戰于阪泉之
野三戰而克之

于隘城水經注沙溝水又東逕隘城水殺太梓于隘城是也漢隱十一年

王享醴釋文石經並作此享享醴為初觀時事非合饗也大行人司儀
聘禮奉之後人因杜注誤解似亦遂改字為饗

諸隘喪大記凡封用棺注封周禮作窆下棺禮惟天子葬有隘檀弓公
室視豐碑注云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棺
前後四角枋之穿中于間為底空下棺以綽繞天子六綽四碑前後各重
底虛也如鄭此注則天子亦用棺懸窆也按周官遂人職及葬帥而屬之注
及窆陳設鄭司農云窆謂下棺時遂師職及窆抱磨鄭司農云抱磨
磨下車也抱磨即底虛也玩周禮亦是懸窆之義隘道故賈疏于遂人鄉
師下蓋云陳設者天子之棺四碑皆碑挽引而下蓋秦漢始有蓋道賈
逵準時事言之鄭注喪大記仍用賈說耳韋昭謂隘之隘也周禮天子者

不鄉六隱惟天子有隱諸侯則無也然魯之三郊三遂水善遂也其不得六隱耳

陽樊一統志陽城在懷慶府濟源縣西南紀要西南十五里

始居南陽水經注引馬融曰晉地自朝聚以北至中山為東陽朝聚以南至

朝為南陽一統志南陽城在衛輝府獲嘉縣北蓋南陽統指河內之地而

一城係繁其詳也

伐都方輿紀要丹水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丹水二百步

古都國又為高密地

成高密水經注丹水縣有密陽鄉古高密之地春秋三戶矣紀要三戶

城在內鄉縣西南

過新隈入一統志新隈故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北按玉篇隈水也蓋秦人

過新隈丹水出過師以逐戎兵之說紀要有新隈山在鄧州南七十里蓋以
人傳會

趙京以壘殄淫徑韓水外餘說趙京作箕鄭擊壘殄而淫劉炫于此傳改
徑為經以經歷仇按屬下讀

廿六年玉節一統志嵩下聚在秦安府東河縣西南

如楚乞師按自有乞師之役中國且假命于瑋夷而楚乃儼然圖伯矣春

秋著之為履霜堅冰之戒孫復曰書者惡魯不能內修戎備而外乞師于

表狄

滅愛方輿紀要愛子城在歸州東二十里歸州今屬宜昌府名勝志地在愛沱

寶室如縣蔡服云言室屋皆發檄檄標標在如縣蔡孔是曰慈蔡但者標

去而後按國法作祭章昭解与服孔同又文王世子曰族有死罪祭于甸人鄭
云其禮教之曰祭以其縣而死曰祭与此縣祭義正合

以其不臣也注言其不臣事周室按楚已僭號豈後有周之心此不臣
者以齊宋不肯尊事楚耳

又何祀焉按此變之失辭也禮惟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王制疏以其
始封之君亦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以封之左傳宋祖帝乙也

按二王後不祖始封之君以封國之義原為王先代之祀若以始封之君為
祖則五世後王者之祀仍絕故不為始封之君廟也若諸侯之支庶而有別

封者則同別子為祖之義無疑也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稱先君曰孫不得稱祖諸
侯此自卑別于尊者也以燕之然執論之惟居嫡長而不傳重則義同

支庶身不得以然稱為稱其子而不得以然稱為祖也喪服傳又云以子
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之祖是人也不祖之子以變論之然執守本之子

又是始封則變之後世因世以然執守為祖矣於禮既不得旁祖楚之祖
又不肯捨變自立之祖則變之不祀祝融然釋又何責焉劉敞曰楚祖祝

融變祖然執守是不得祀考也諸侯之祀三過其祖者變子可謂其子者
矣是前人亦有見及此者然變之對楚反作對燕解不能正祖引古以折之者

禮教廢絕僻于荒僻雖承其制而莫能言其故矣

廿七年齊侯昭卒齊世家孝公弟湣因衛公子南方殺孝公之子而立是為

昭公

楚人玉園宋杜預之言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為君稱人者猶賤之也傳

明王楚子杜預既謂楚主兵赴告之體可稱其君微者歟孫復曰陳侯蔡侯鄭伯許男不同貶者四國之君難然從夷圍中國其貶自見

公會諸侯盟于宋公惡楚而不殺斥之也張洽曰春秋書公會諸侯于海于宋皆楚子為會主也然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以淫楚罪而不必待

考而後見春秋微婉概可見矣

傳貫三人耳說文朕軍法以矢貫耳也漢書游俠傳原涉肉袒自縛貫耳演軍家司馬法曰小罪殊中罪則大罪到其不能以入矣言決其敗死不復再入國門也孔極達謂必不能入前敵非也

作執秩以正其官韓水子南面篇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方官卒

一戰而霸管子幼官篇玉善不戰其次一也

廿八年制說文君殺大夫曰刺刺直傷也

戰于城濮方輿紀要濮城在東昌府濮州南七十里或曰即古城濮地

楚師敗績杜預云子玉及陳蔡之師不若楚人恥敗告文界也按子玉所將

即楚師陳蔡以偏卒屠故總言楚耳楚能恥敗晉獨不能幸陳蔡觀其

解語如小兒弄屑言言不可嗤笑者

于踐土一統志王官城在開封府滎澤縣西北括地志故王官在滎西北十五里

王官城中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

于河陽一統志河陽故城在懷慶府孟縣西三十五里

傳自南河濟方輿紀要津津在衛輝府胙城縣北七看入延津縣延黃河自

新鄉縣界流經此也謂之石濟渠故南津也晉還自南河濟即此津矣

盟于欽孟方輿紀要欽孟聚在大名府開州東南

于襄牛方輿紀要襄邑廢縣之睢州治故宋承匡邑之襄牛地一統志襄牛城立睢州西一里

稱舍于墓周官墓大夫職之國人族葬注古者為民墓地曰墓按史記田單守即墨而用發墓之事以激怒其眾和戰國極族葬也

三百人也曹夙侯人詩彼其之子三百未第序曰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且曰狀杜預之乘軒者責切狀中按晉語文以誅觀狀以伐鄭注唐高書云誅曹觀狀之深遂而伐鄭觀狀即觀脅駢之狀責其狀狂也供不也惠之先責其用人之過然後誅其觀狀以示非報惡也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鄭注曰距躍直跳也曲踊橫跳也橫跳必先直而旋故不曰橫而曰曲陌從阝陌之陌三陌蓋也躍之度按漢書甘延壽傳

投石被距張晏曰拔距起距也呂覽音威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使之鈞百而少及馬司馬彪莊子注以百為百反非也鈞百即阝陌之陌按漢書甘延壽傳以此為巧耳

殺顛顏以徇于師商子貴刑篇言文以將刑以親百姓于是合諸侯之未於侍于宮顛顏後至詰其罪君曰用事焉遂殺顛顏之脊以徇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顛顏之有寵也無以徇於我乎

其求素飽廣雅釋詁素本也字林素昔也

登有莘之虛方輿紀要莘城在同封府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或曰即莘墟也又莘城在曹州曹縣北十八里元和志古莘仲國也今為莘仲集陳留之莘去濮臨遠曹縣之莘或或近之

至于衡雍一說志垣雍城在懷慶府原武縣西北五里即衡雍也

作王宮觀禮諸侯觀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注宮謂壇土為墀以象墀也

大輅、服我輅、服觀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注賜車者同姓以全改異姓以象
改服則哀也驚也主耗也鄭此注約中車及司服文言之以侯氏中有同姓異
姓及之侯伯子男之異也此大輅之服則全改哀是知哀是者以雜記之後
注侯以衰衣是服爵弁服注康衣如命為諸侯及朝觀見加賜之衣也
猶進也言是侯七命本應驚冕今王所賜因在驚冕之上王制所謂三
公一命者是有加則賜也謂侯伯亦有服衰者皆是加賜非制也孔疏謂
文公所賜是驚冕冕服也言侯有武功兼賜我輅則革改車弁服也車

輅之制見于續漢輿服志馬

受策以出祭幣獨對策長二天下附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日以命諸侯
王三公按古制大冢亦如此觀禮注以春送服加命于其上自西階東面
太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
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是尋常觀錫皆有命也今命音侯為方伯
則有加策可知凡辭即由史讀之

出入三觀節實曰始至而見一觀也已去而辭二觀也言醴受策三觀也按節
說非也嘗觀楚條時則觀禮禘冕里車以於一也受策之後拜命于王二
也聘禮會饗之後拜禮于朝三也其三享即在始觀又天子親饗意在待
賓不主于觀皆不與焉受策又于館不于朝也

瓊弁玉纓 王制疏引服虔云瓊弁玉纓馬飾也猶鈿云金鍍者馬冠也高唐

各四寸如玉華形在馬髦前繫纓在馬膺前如索帶文選西京賦叙車馬

事云天子乃駕彫軫六駿駉戴翠冒倚金枝璿弁玉纓遺光儵煇薛

綜注弁馬冠也又髦以璿玉作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則璿弁即金鍍在髦

前故云又髦續志注徐廣曰金為馬又髦 刊本誤 宋書禮志金為又髦插

以翟尾蓋或以金或以玉其飾不一也 宋史輿服志玉韝六馬有 漢人學有師承知

瓊弁玉纓為馬飾璿璽多矣杜預隨崇乃駉附會皮弁耶

孟詵之糜 元和志孟諸澤在宋州虞城縣西北十里周四五十里似諸盟諸澤

紀要之歸德府虞城縣西北有孟諸澤也故澤地也

盟于宛濮 水經注濮渠之側有濮城或謂之宛濮之一統志宛濮亭在

大名府長垣縣西南

風于澤 鄭注費誓馬牛其風之走逸王鳴盛後集曰牝牡相誘為風因風

而走逸者多也

亡大旂 左旂 疏謂左軍之旂也車改傳之禍經旂以為門大司馬職以旂

為左右和之門以叙和出注云軍門曰和立兩旂以為之叙和出用次第出和

門也大旂乃中軍所建大旂為表則所謂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也別以

旂旁叙左右今亡其左旂遺對中所樹表言之故曰亡大旂左旂

審武子為輔 為衛侯相禮文王也注輔相也疏謂輔鐵也壯子諱也

士禁為大士 晏子內為為夫婦獄訟之不正則奉士子牛存夫此大士者音表

且使王將 杜預云自強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將按晉侯名王之意以為

于京師不遇述職之帶不足以逞其動諸侯故取假王靈以傲方岳且省王舅
祿之費耳豈謂強大自植如王叔桓溫引兵入洛人情震駭之此乎果令
晉侯有避嫌之心王有異福之勢則仲尼不徒語臣之君不可以訓也社稷
存亡非市儈鬼魅之談則亂世塵難之心疑誤後學多矣古者延賓賓
皆曰在漢書司馬相如傳卓王孫曰唯印今有貴家為具台之并台今貴諸
傳今富人大賈妻會台家台晚台職高台台家者台酬注台信也鄉飲臨
禮主人速賓注速台名台學台之桂但知君命台之台耳

廿九年介葛盧來漢志黔陬縣故台國案宇記東陬城在密州諸城縣東
北一百十里古台國也一統志黔陬城在萊州府膠州西南

盟于翟泉按國是時都于王城漢河南郡之河南縣故得盟于翟泉其

敬王遷成周後而漢之洛陽狄泉在城中亦可為會盟之地夫水經注晉永
嘉元年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蒼色者死翔冲天白色者止
焉陳留孝廉董養言曰步廣周之翟泉盟會之地今在蒼胡象矣後五年
劉曜王師入洛陸機洛陽記曰步廣里在洛陽城內宮東是翟泉亦在不
得于太倉西南也

傳金于昌衍之上一統志昌平城在兗州府曲阜縣東南八十里按一統志昌
平山在鄒縣東北五十里方輿紀勝山史記索隱謂北有昌平鄉占臨陽縣界按謂之為
衍則言在昌平山也

向之不信列子黃帝篇今東方介氏之國其人散之解亦書之後者蓋偏知
之所得張湛注引此傳介首台事

卅年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杜預于元咺後歸言國人与元咺此既殺
 又于州國人而與衛自相矛盾由其胸中無是非之心望夫起義耳元春
 秋之末則元咺之復歸惡之也衛殺其大夫元咺者其罪也何者衛侯得
 于伯之恒懷出奔國也其國矣桓元咺輔武強維其國而後歸之而桓
 叔武咺之義不可立于汗君之計惟寡身他國沒齒不言衛事豈非
 卷懷退藏之道哉識不及此乃悍然其君也也其君也也其君也也其君也
 君復立一君國之大命在其掌握君之廢置強如奕棋徒知勢之易然而
 虞不料我之不可而反人者人之反己身被屠戮不亡直守公子瑕塊然人上
 立國之材因人之出危以爲也其君也也其君也也其君也
 反國莫敢指之為君也

晉人秦人圍鄭杜預之九使微者圍鄭故稱人患之傳所言晉侯秦伯家
 鉅師曰蓋罷衆之會不至是以疑其或于楚立年會盟王今一不預盟
 即加之兵春秋是以貶秦伯為知我之不可則者相率俱立不者私及鄭盟
 舍之徑歸故俱貶而人之

傳

晉軍函陵一統志函陵在許州府新鄭縣北十二里

秦軍汜南水經注荒陵之役水枝津東派為汜水左傳秦軍汜南所謂
 東汜也一統志汜水在新鄭縣東北七個

燭武水經注篇七里溝水又南歷燭城西即燭武邑也當在新鄭縣東

南

許君在瑕元和志舊城在陝州陝縣東北百步一統志瑕城在陝州閿鄉縣西

有呂歌 顧炎武曰歌字誤去高作歌 徂敢切 菖蒲菹也 蘇韓按釋文作歌 歌
 之疑 引說文云歌或氣怒也 四呂歌 音相傳乃在感反 不知其所以由 按玉篇
 歌子合才六二切 鳴歌也 又徂敢切 菖蒲菹也 是歌為菖蒲菹也 卅文鳴歌
 二字乃是歌耳 是悅任地篇冬五後五句 七日菖菹生 注菹 菹水草也
 陳藏器本草 菖蒲即之 漢菹也 一名昌陽 生水畔 人亦作菖蒲 菹菹
 九百九 說苑曰 文王好食菖蒲 本菹 按菹卅文 王嗜菖蒲菹

白黑形鹽 用禮造人職於事 遺白黑形鹽 注菹曰白黍曰黑黍 鹽以菹菹
 形謂之形鹽 此於事謂二祿後尸入王初祭后亞獻所薦之遺 祭菹菹也 於
 踐之者以少牢饋食下為準 上三祿後尸出復出迎尸主人酌於尸婦贊者
 執白黑以授主婦 注云大夫三祿事而用之 饋尸亦豐大夫之禮 然饗賓者先

用饋食 豆豆遠至 醑醑畢 復用於事 豆豆遠優賓 於特牲少牢 次亦醑
 稻熟黍蓋八珍中之二也 內則淳熬煎醢加于陸稻 上沃之以膏曰淳熬 淳
 母煎醢加于黍食 上沃之以膏曰淳母 注淳沃也 母讀曰模 象也 作此黍淳
 熬蓋黍飯而熬之 沃膏不可並名 淳熬故異稱曰淳母 知白黑二豆遠即其物
 者 亦使古是稻黍 亦入簋 簋為饌 不啻在遠 列又以薦尸 享賓必是滋味
 之美 且此稻黍 鄭注係禮並之 熬者知是淳熬 淳母也 其形鹽則鹽人職之
 共實 亦自有明文

卅一年 猶三望 太宗御 疏吳表 按古尚書 說六字 天地神 尊者謂 天宗三地
 宗 三天宗 日月星辰 地宗岱山河海 日月屬陰 陽宗北辰 為星宗 岱為山
 宗 河為水宗 海為澤宗 祀天則天文 祀地則地理 陰祀春秋 魯郊祭三

禮言郊天日月星辰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辰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鄭義則謂六宗言山川據虞書六宗言禮山川言望按天司樂之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注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亦用此樂故鄭義以四望配四方故言嶽瀆等又以禮宗伯天神之祀地祇之祭四望是地祇而不云祭祀是天神之類故復言司中司命等然下文有奏龍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則四望山川則矣舊唐書禮儀志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宗室並皆陪祀通典開元二十年夏至日祭皇地祇于方丘嶽鎮海瀆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于內壇之外在儀方面是天神之類附于祀天地祇之屬附于祭地祇也然此三望蓋日月星辰上帝五）一統志濮陽縣城在古帝丘在大名府開州西南二十里



傳)古曹地也)水經注濟水東北達定陶縣故城南又東北乘氏縣西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古曹地東傳于濟方輿紀要濟水在曹州曹縣北三十里宿于重館)水經注河水東逕重鄉城南一統志在兗州府魚臺縣西北十二里晉蒐于清原)水經注河水西逕清原城北故清陽也晉侯蒐清原處一統志清原城在絳州稷山縣東南城嶺在縣南四十里古晉原亦清原長五十餘里相奪于享)紀年仲康七年世子相出居商丘依邳侯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丘續志注帝王世紀曰顓頊自窮桑徙商丘括地志以為宋州誤也宋守記濮州顓頊遺墟古曰帝丘古曰商丘方輿紀要舊濮陽城東有商丘蓋帝丘之誤以此傳證之知商丘即帝丘矣相因衛靈其故墟故宋食

二年衛人及狄盟杜預之不地者就狄為帳盟按狄在雲中國自有土地其所以推羸能者志安置乎不地者史偶失之

傳將殯于公沃杜預之殯定棺也按定是葬下棺之名殯則取塗而階

釋文定一本作塗字是也禮殯于路寢而葬時朝席也沃宗廟可在

就彼殯之以便於廟元和志晉文公墓在絳州絳縣東二十里

勤而無所必有恃心若出師時示以所為之事則鄭亦自有間謀傳告若患

其漏洩勞師于不知所往則軍士必將怨憤管子制分篇要行則羣卒困

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出師千里必有軍閭所過之數大國不敢犯小國之

貪則鄭亦自知敵意在我也元和志鳳翔府東至東都一千一百七十里東都

東至鄭州二百八十里管子制分篇小征千里徧知之

古台孟明西乞白乙呂覽定識為塞昧有子曰申与視高誘曰申白乙丙也視

孟明視也按呂毅傳皆云百里奚与塞昧哭其子孫據世族譜以百里孟明

視為百里奚之子

夏后皋之墓也紀年帝吳一作皋在位三年子啟在位七年子癸一名桀

通鑑外紀孔甲崩子皋立皋在位十一年

所辟風雨也通典文王避風雨處即東嶺山在夏后皋墓北十里許漢時種

道于嶺峯山南在夏后墓南可五里曹操更向北道而後春秋時舊道也

元和志三嶺山又名嶺峯山在河南府永寧北二十里自東嶺至西嶺三十

五里東嶺長坂數里峻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嶺全是石坂十二里險絕

不異東嶺明統志在永寧縣北六十里

八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殺杜預晉侯請皆去用兵故通以賤者為惠君帥師而以賤者告晉是理也按杜預欲與于以殺而家之妾生晉而不得其理也陸淳秦例之淳聞于師曰晉文公未葬晉襄用師不為日子而日人何也曰德侯之存存年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者也晉為盟主諸侯服之久矣秦不哀其喪而怒其同姓莫不怒故則先父之業墜矣故聖人為之諱許其以權變禮異乎匹夫之孝也

敗狄于箕一統志其城在太原府大谷縣東二十里寰宇記在遼州榆社縣南三十里杜預之卻缺稱人者未為御劉炫曰按傳晉侯親師先殺死敵則將帥亦卻缺也稱人者晉諱以微人告 蘇非按稱人不因卻缺劉炫規之是也然敗狄何不用其諱春秋亦無事用其賤自是史文畧之

傳無禮則脫脫音為悅淮南本經訓其行悅而順注悅簡易也晏子內篇其初作悅順而不逆魏志王粲傳辭弱通悅裴松之曰通悅者簡易也脫乃悅借史記禮書凡禮始乎脫荀子禮論又記為稅

秉耒先(釋聘禮之秉耒)

且使遠告于鄭管子大匡篇三十里置遠妻焉注令郵驛也續輿服志驛馬三十里一置呂覽悔過篇遠使實施歸告淮南人間訓作塞他注云驛高堂

脯資餼車(脯資音為音資旅九四旅于處得其資資者九家易曰資財也王弼曰資所以所除荆棘以安其舍者故以此為客館所須下言餼車也音及脯也

原圃其圃元和志圖曰澤一名原圃在鄭州中牟縣西北七里其澤東西五

十里南北二十六里中牟縣七屬南封府淮南地形訓考之陽紆注云在馮訥池陽一名具

圃郭璞云在扶風汧縣西北據方氏雍州澤藪之注蒲注注蒲在汧鄭司

農云注或為汧然具區陽紆注蒲室一澤耳高誘謂池陽者誤方輿紀要

注蒲藪在鳳翔府隴州西四十里

必伐秦師說苑敬慎篇蓋小取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眾春秋有其戒晉

先軫是也蓋指此事為秦晉構兵之端

晉于是始墨杜預之後遂常以為保國去武曰喪事有進無退已墨則不後反

後遂以墨為常則失禮甚矣按晉于是始墨者謂自後去葬遇有兵戎盟

會之事遂援此以墨哀從事非謂居常不用哀麻也周子亦注而服事

故曰君使之也臣行禮也晉雖失禮不至如杜預而說也顧說失之

素服郊次司服職大札大荒大歲素服大司馬職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鄭司農之厭謂厭冠去服也軍敗則以喪禮即引此傳按郊次出舍于郊也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不置孟明出師之舉為己之過

白狄子杜預之西河郡有白部胡此漢末白波賊之遺波部聲轉耳史記漢

嬰傳斬胡白題將一人服皮曰胡名也符堅亦謂鮮卑為白虜之類苗亦有以

白苗名者

見黨缺耨水經注汝水經黨亭南即缺耨處方輿紀要云蒲州河津縣

東十五里有如黨鄉即其地也

義以三命王制大國之卿不過三命

命先茅之縣方輿紀要茅城在解州平陸縣東南茅津上

一命命卻缺為卿王制大國下卿再命典命職公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此

一命為卿者蓋以士秩試守也漢制太守二千石而有以六百石八百石任之者

亦未有軍行以五軍帥見有人故

公如齊於家館翁曰天王聘不往即歸父來乃躬報謝不加貶而我自見矣

按傳文雖不著是非然連類觀之自是曉人案之部備初周禮而為其用

嘉父向春秋學之此為自有者法惟其用微見端非使學者自得之蘇子誠知言也

鄭城之元初志鄭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二里

夾派而軍派漢志及水經注俱作淮一統志淮水源出汝州魯山縣西吳大嶺

東迤實豐縣南又東入南陽府葉縣北又東入許州府襄城縣界入汝水也

提綱沙河即古澧水似曰沙水

葬儀之後作主劉原父曰昔以緩作主為一句

卒哭而祔士喪禮下篇卒哭明日以其班祔注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於夕

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祔卒哭之明日祭在按所謂卒

哭者止善時之哭為朝夕之限以孝子思慕之心無窮而一時之序已過矣

復終日泣血恐其不能勝喪也杜預既創免者論孔穎達附會之而云

天子諸侯於此除喪全不復哭則周之經猶為士庶人設忍矣哉

特祀于主士虞禮注凡祔已復于室後如既祔主及其廟練而後遷廟既

曾子向云天子諸侯既祔祭主及其廟之祔于廟祔已復於室後如祔祭

禮主及廟相引故引為證也服注之特祀於主謂在寢室然惟祔祭與練祭

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自然在寢祭之按必禮疏卒哭

主新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謂舊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于祖廟

向在埋主處崔靈恩之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

而入廟也鄭注檀弓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如虞已有主而左

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案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矣鄭君以二

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云虞實近故係

羊上係之于虞謂之虞主作主為祔而須故知左氏據祔而言故云祔而作

主按孔穎達欲調停兩家之說然公羊義非也檀弓云葬日虞且日也以

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表祭又云虞而立尸有九筮卒哭而

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蓋前此皆以生時養禮至卒哭後始鬼神祭之則

則知卒哭方作主有主以象之祭事方成故曰成事實祭之時通不用主何

得云虞而作主乎又左氏之義亦無二主桑主栗主出于公羊穀梁二家蓋

以檀弓之殷練而祔用卒哭而祔以祔時不同主亦不了沿誤謂祔練遂有二

主耳又推左氏特祀于主之義則祔祭之後三年喪未畢並在正寢而鄭注

虞禮云練而後遷廟崔靈恩以此義入三禮義宗孔賈孟後穀梁為證然

楊士勳疏云此雖為練作主作主在十二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

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柩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

以為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柩改塗此傳之于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

然故不從之是說穀梁者不以傳義為然何休公羊注但云期年練祭埋

主虞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栗初不言栗主便入廟則以穀之家與此傳之義亦

未

未

也

○ 祭者禘于廟士虞禮疏引服注云祭者禘于廟者三年喪畢遭祭者則
行祭皆于廟焉按王制之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節而行事鄭
注曾子問惟嘗禘宗廟俟吉也又曾子問之士可以異者絕不祭不祭于
死者之服則祭然則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修時言可知矣通典禮十
廢祭議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弘訓羊太后廟其伯宗廟廢一時之祭
賀循祭議云喪者不祭吉事也其意不但施于生人而祖禘之情同
其哀感故云於死者無服則祭也欽韓按服其服所以稱其情也孔子曰
錫不祭又何助于人錫之去玉輕也祭其祖禘至重也猶不許飾情而淫
吉三年之喪雖服有變除然不毀未復哀經未除何能改莊敬之家被

弁冕之服忘新衣而修舊禮乎故服未終而不祭不必為祖禘措思也實生
者而不堪為也故周二年吉禘于社公傳漢其述之穀二傳識其未畢三年
而吉祭此天下之通義思不肯有共知社預獨創及帝之說于此傳云既特
祀于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夫宗廟常祀非吉祭乎孔穎達述
奠之典禮而和之故其疏王制喪三年不祭勉強敷衍而引社預釋例之禮
記後儒所作不正與春秋同將淫來經傳一概末殺獨存社預為全科
玉律其毒流于來若宋儒遂沒然曰杜氏因左氏之失遂有國君卒哭
除之說見儀禮經傳通然社預事之與左氏乖違預乃左氏之眾人廢人不
曾反復熟玩并反層左氏陋矣觀服虔之說則真左氏先師之旨夫亦
可恍然怪矣賈逵義
與服同

文元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元歷志姜熒三月甲午朔癸亥三月癸亥朔入食限大衍亦以為然今歷推之是歲三月癸亥朔加時在晝古文分三十一日五子九百七十分入食限失周也宋史歷志翰林天文鄭昭昂以為其年三月癸巳朔古文分入食限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杜預云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按禮天子使大夫會葬之事高閔曰葬者臣子之事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禮也天王惟有吊贈含極之禮之使叔服來會葬是自同于諸侯也

會葬侯于戚清豐縣志戚城在縣南二十五里

傳伐綿警及匡一統志匡城在陳州府扶溝縣西水經注之陳留長垣縣南有匡城即平丘之匡亭也襄邑又有承匡城匡居陳衛之間往有異邑在

方輿紀要在開封府洧川縣東北者此鄭國之匡城也

君之處未也韓水內德說下鄭君向鄭昭曰太子之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

太子已置而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不愛有子君必

愛之愛之則必引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此與子上一言相類而春秋列

國父子之端每由于此

役夫管子輕重已處里為下陳靈師為下通謂之役夫列子周穆王篇有若

役夫勸力竭矣晝則呻呼而為僕虜

環列之尹吳漢之衛尉矣唐六典十二衛大將軍掌統領宮庭警衛之法

令後人謂之環衛官

始聘為禮也大行人職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殷中

也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按君即位鄰國有來聘于我之國亦朝聘于鄰國亦然我二義也

二年戰于彭衙一統志彭衙城在耀州白水縣東北馬志之有彭衙城在縣東北四十里

秦師敗績杜預之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按上傳云復使為政則孟明實正卿矣不書其名者秦僻在西戎也交中國春秋之記由吳而詳故孟明晦于前而乞若于後不緣貴賤也蓋謂非天子之命卿則屈完宣申詎是天子之命詔又謂備卿禮乃成為卿秦之卿禮不備故孟明雖執政而不成卿禮究其不成卿禮之由杜預能知之者自非淳厚君子得宿命通三由知之孔之迷惑豈不可憐

丁丑作僖公主此所謂後作主也杜預曰十二王皆作附廟未嘗書之今方作僖公主必有可據也

及晉夏父盟傳有明文杜預之言咽喉在倫胡安國曰孟父之族非特為魯諱宜書晉也

于垂隄水經注垂隄城濟濱出其北世謂之都尉城蓋滎陽典農都尉治故處垂隄之名矣一統志在開封府滎澤縣東北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稱人者惡其兵連禍結無已也于秦自是非尊秦也

傳禽之以淫公棄按驛既斬囚之有逆遠復追禽之仍追淫公棄言其趨疾也

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周書大匡解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用大匡勇於害上則不登于明堂

死而不義非勇也周書寶典解死勇于武

謂上不我知然而宜乃知我矣言如人謂我屈于上不知也死而不義則其見點也宜彼點者真知我矣

書士穀堪其事也杜預謂士穀水卿以士穀能堪卿事故書按莊六年士穀為大司馬杜預官此言司馬極宗大司馬大司寇而單稱司馬司寇言孟孫為司馬于當時皆為卿官也一矣晉法用三軍帥皆以次而升六年表之寇將使士穀將中軍使士穀素非卿何能越次為中軍帥傳言堪其事者發士穀見于經故亦對上孟父盟言其事與孟父異也杜

橫加肌說以誣傳

文武不先不密此皆論合食時位次鄭注王制言夏無太祖廟疏引禮緯言無太祖宗廟而已為不先無餘者無親未考也親喪則無不在禘祫之列矣唐仲子陵殷以契為祖湯固不先周以後稷為祖不密以下皆在合食之列故文武不得而先之疏于此憤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宋二王之後不以始封之君為祖故祖帝乙也鄭始封在畿內周禮都宗人掌都祭祀禮注云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舍焉見夏官祭僕職鄭因此有厲王之廟相沿失之

廢六廟惠之廢家語作置王肅曰六廟名亦無此廟文仲置之以視行者故言不仁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言其省聲廢其無聲鄭志以公張遠曰

廢置也

姜織蒲史記公儀休傳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焙其機之杼令農士工女安所歸其貨乎

作虛器王肅曰蔡天子守龜也文仲所言高故曰虛器按天子諸侯有大負立君遷國之事故須寶龜大夫常事無所用也說曰虛器說苑權謀篇

孔子向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家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馬武仲立三年為二兆

也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馬人見之笑矣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此其事確虛証可證文仲時有此龜遂為臧氏世守也

取注方輿紀要同州白水縣有汪城一曰汪在隆城縣境

續集選著

納幣禮也檀弓疏引鄭歲言有信之母成風王昏得權時禮是據傳秋

言納幣禮耳主為經發凡不專指文之事也文之得夫人自推究可知故亦復言劉敬橫識左氏以喪娶為禮却是冒昧杜預謂諒罔既終又大謬也

顧炎武曰即信之喪為十一月而甫及大祥未畢二十五日教何得言歸已終

三年伐沈水經注汝水迤平輿縣故城南舊沈國也一說志平輿故城在汝寧府汝陽縣東南六十里

秦人伐晉此惡秦也杜預言晉以微者告則此魯史又據晉告而不取于秦 且夸耀耶前後抵牾其辭如鬼

傳取王官水經注涑水又西迤王官城北元和志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

續集選著

又云王官故城在河中府虞鄉縣南二里又云在絳州聞喜縣南十五里按虞鄉聞喜地相連水經注云在河東聞喜縣秦伯已濟河不當在同州

及郊史記作鄠正義云鄠音鄠括地志南郊故城在澄城縣北十七里又自此郊故城又有西郊故城

茅津濟元和志大陽故關在陝州陝縣西北即茅津也

四年夫人風氏薨（嗟助曰自成風之後姜母皆僭用夫人之禮按終用終夫人之事不謂屬辭比事也）

傳（圍祁祁城）方輿紀要新城立同州澄城縣東北二十里按祁即元里也在

同州府東北魏世家文侯十六年伐秦築陰晉元里

同盟滅（續志沁南安陽縣有江之故國嬴姓方輿紀要江城立汝寧府）

真陽縣東南江國也按此則江與秦本是同姓故秦伯於晉過數同盟程
言宗盟也杜解也

女為賦（湛露及彤弓）按燕禮二歌庶鳴四牡皇皇華

則天子當陽（董子天辨在人篇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不當陽者臣子）

是也當陽者君父是也

敵王所愾（愾說文引作鎮忽戰也）

五年楚人滅六（一統志六縣故城在六安州北）

傳（及過甯）韓詩外傳武王及紂勒兵于甯故曰修武方輿紀要甯城在懷

慶府修武縣東

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玉藻）天子告朔于廟其於字注祖廟也

考廟故祭法云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祭之是也又諸侯告朔在太廟而躬
享自皇考至考故祭法云諸侯自皇考以下皆月祭之是告朔与朝廟不
同又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太牢又云每月
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即論語云告朔餼羊是也則于時聽治此月朔之事
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二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
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于明堂諸侯于太祖廟
禮然後祭于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之節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
之禘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
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按彼疏以此處乃詳明故錄之

傳改菟于董水經注董澤四里南北三里古池也文六年菟于董即此澤按

續志河東汾州縣有董亭同善縣有董池改古董澤鄆以与劉昭誤合
為一杜注陰者作陰汾一統志董亭在蒲州府榮河縣東

汝舊濟說文濟濁水不流也一切經音義三卷云停水曰濟按水停則濁故

致民疾管子水地云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人心正人心易則行

善邪又禁藏之鑽燧易火行井易水所以立國善也古人治政之不急園疏

以為政之濟穠治理政正錯會杜意不謂蠶書並說者矣

考殉秦本紀武王二十二年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二十六人按穆

公武公之弟子德之子其殉葬已歷二世矣

使求遺喪禮以行劉炫云聘使之法自須造遺喪禮而行防其未也然

也非是聞晉侯有疾按曾子問君出疆以三年戒以禘治人君出竟有

者備則人臣出竟而預慮表事者然矣聘使由主賓二國聘禮之遭者將
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此遭主國之表也又云聘君若莞于後入竟
則逆赴者至京而出惟稍受之此遭已國之表也

辰贏賤班在九人諸侯一娶九女辰贏班在九人所處為末其他則皆賤
妾給使乞者矣

使教諸郭續志注引博物記曰河東垣縣東九十里者郭郭之阨賈季迎之
子樂于陳趙孟教諸郭郭者教賈季所使之人也一說志郭原廢
縣在懷慶府濟源縣西一百二十里古曰郭郭之郭郭之府志云乃
郭原鎮

侵官也將相之重人君而令承清問之下而論其人堪與否如季克之告

魏文侯者可也建置中其人將官于家國則如白圭之論惠施者亦可也均

是醜類世臣賢否相當國已衰弛施之臣已叙秩受官而以一人之見更張之

使其出于公正已為侵官漸至無君不可以訓也況以己之親疎厚薄

而私焉者乎國君用人極不可以私陽子擅之其罪可誅其禍自招故傳

曰侵官登於明經者為得明期戒公教二家造為荒唐之詞以欺世漢時左氏

學末行人之信之極有注可也至宋如劉敞胡安國輩不信左氏實錄而於彼

二家之唾餘亦可謂善人心矣

七年遂城郭水經注泗水西逕下縣故城南有姑蕘城水出二邑之間遂

郭城此山東通志都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南故下城南

晉人及秦人戰于介狐按趙盾身不攻師立君大事輕發其謀中易其意

晉國幾于亂秦禍由此深春秋書法為謀國不臧者戒

盟于危水經注河水東北逕卷之危于此文七年盟于危者是也竹書紀

年晉出十二年河流于危是也方輿紀要危之在南封府原武縣西北

傳步招御戎戎津為右注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左

戎御猶在職按必如社言則晉之出軍原是揚聲以逆雍為名表人狂信其

為逆雍來故受給而敗非是先立御在後變計立靈公倉卒不及替也御

右自假設以崇逆君之計為給秦之術

至于刻首一統志刻首水在同州郃陽縣東南按刻首作郃玉篇刻首孤

切秦地古文苑後漢衛敏侯碑陰文曰城惟解梁地即郃首

及鄆陵此別一鄆陵在城陽非桓川郡之鄆陵也顧棟高注之沂州府沂水

秣馬為食社預之言
食早食于養為也
方言廣雅俱言厚厚
也王引之云出訓卒利
兵秣馬非養之時矣
厚者厚也南主兵字
篇之壯男之軍使或
食屬兵陳而待敵西
軍相攻或竟日未已
必厚食乃不飢成
年傳某二十六年傳厚食迄与此同

如影地不知何據

叔仲惠伯禮記疏引母奔桓叔生僕叔牙之生武仲休之生惠伯彭之生皮

為叔仲氏

八年盟于景疏史景字之采地在今懷慶府原武縣境

不至而復而成焉陸淳集例曰還者事畢復者未畢也按經文之不至

則其事不共也待言矣傳之以幣者若則星將幣而贈天子之幣以充私

素無君之罪莫有大于此者彼必不敢復魯國經云復者返于魯境以行

苦耳

傳自申至于虎軍之竟按申与虎軍皆是鄭地衛之國于帝丘在東郡

濮陽安得其境至虎軍傳言歸衛地遂并及鄭不言鄭者以申与虎軍

易明也服虔謂致之于鄭者是魯景公之申地當在開封府汴水縣界
取武城史記正義括地志武城一名武平城在鄭縣東北十三里華州志武
平城在州東十七里

皆貴之也按兩人內困于君夫人外通于強族昭又皆庸雅輔佐知能無所
施故一死于官一攻其節不辭難不避死以爲貴之劉歆繫二年之說而加証焉以此二

人皆識之且之華孫殺之華孫逐之以此二人之無能不知其所據之何書
公毅凡造于楚也坑儒之後劉歆乃言層拭于子經學定著之後漢而
愚矣

九年葬襄王社預之卿共葬事禮也王初諱鄭駁異我曰天子于諸侯無
服諸侯為天子朝衰三年尊卑有差按魯夫人成風堯王使榮休歸會

且昭台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于魯既
會且昭又會葬為得禮則是魯于天子一大夫會為不得禮可知又左傳鄭
游吉之靈王之喪我先君簡之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敵邑之少卿也王
使亦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奉天子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之諸
侯不得奉其不守喪喪自違其傳 欽祥按隱二年傳言天子七月而葬
用執畢至是諸侯會葬傳者之文此年傳但言莊林如周葬襄王不舉
例者正以五年有榮休之會昭台伯之會葬信使交錯其待諸侯之禮隆
且盛如是經書此遠之相對其失禮無疑矣且以天子之喪而卿士出求全
求者此禮而藩衛之義惟知有伯主不知有天子其為小禮何待言乎以
求全之故而如京師共葬雖遠得臣亦非存心傳言微而顯而社預不之究創

為謬說

傳楚子師于狼淵水注注穎陰城西南狼陂南此二十里東西十里左傳師於狼淵宋宇記狼溝在許州長社縣

克壺丘水注注汝水又東南逕壺丘城北故陳地一統志壺丘城在汝寧府新蔡縣東南

雖不當事當事謂錄及啓殯而葬

十年次于厥貉案案之當在陳州項城縣

傳取北微漢志左馮翊有微縣元和志同州澄城縣文十年秦取晉北微

即此城一統志微縣故城在澄城縣西南同州志縣西南二十里

使為高邑商州志楚高邑之商汝鎮在州東八十五里

渚宮水注注江陵縣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矣紀云之荊州府治楚之

渚宮地

右孟左孟孟取迂也孟孟圓陳也或曰左右和孫水外信說在上李悝與

秦人戰謂左和右和是也之左右甄晉書周訪傳使將軍李恒督左甄

許朝督右甄文選海賦注引鄭君曰甄表也

期思一統志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西北案案之西北七十里

糜子逃歸御覽引顧家釋例曰糜在當陽方輿記西糜城在安陸府當

陽縣東南六十里按尋十一年錫穴之文者在之鄧陽也

州郡部又引十道志曰鄧鄉縣本漢錫縣古糜國也

古糜國地

何必使誘我釋詁
誘道也言我必先為
弱而後伏之何必使
進兵于我境杜預
能作誘于上下文
不順

續集選卷

